

国学经典导读

杜甫诗集

刘开扬 刘新生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杜甫诗集

刘开扬 刘新生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甫诗集 / 刘开扬, 刘新生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329-4

I . ①杜… II . ①刘… ②刘… III . ①杜诗—文学欣赏 IV .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462号

杜甫诗集

著 者	刘开扬 刘新生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98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29-4 / G · 1340
定 价	4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3
第一节 历代被称为诗圣的伟大诗人杜甫	3
第二节 杜甫诗歌对唐以前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	7
第三节 杜甫诗歌对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 启迪和影响（上）	12
第四节 杜甫诗歌对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 启迪和影响（下）	26
第五节 杜甫诗歌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	34
第二章 杜甫的生平	36
第一节 唐史所撰《杜甫传》	36
第二节 杜甫与安史之乱	38
第三节 杜甫与房琯	40
第四节 杜甫入蜀和东下荆楚的原因	42
第五节 杜甫的思想	45
第三章 杜甫诗歌的丰富内容	47
第一节 描写祖国的壮丽山河和名胜古迹	47

第二节	反映当时的安史之乱与吐蕃侵扰	49
第三节	反映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广大人民的疾苦	51
第四节	写人和咏物	53
第五节	亲友间的酬赠诗	54
第六节	论诗文的作品	56
第四章	杜甫诗歌的艺术表现	59
第一节	杜甫诗的叙事	59
第二节	杜甫诗的抒情	61
第三节	杜甫诗的用事	63
第四节	杜甫诗的语言运用	65
第五节	杜甫诗中的壮丽句、夸张句和拗句拗调	67
第六节	杜甫诗的体裁	69
第五章	杜甫诗集的编定和版本流传	71
第一节	杜甫诗集的收辑和编定	71
第二节	杜甫诗集的版本流传	73
第六章	杜甫诗集的注释和研究	76
第一节	杜甫诗集的注释	76
第二节	杜甫诗集的研究	81
第七章	怎样诵读和研究杜甫诗集	83

选 注

望岳	89
房兵曹胡马	90
画鹰	91
赠李白	92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92

兵车行	96
前出塞九首（选六）	98
丽人行	103
城西陂泛舟	105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06
后出塞五首（选三）	112
月夜	115
悲陈陶	115
悲青坂	116
春望	117
一百五日夜对月	118
塞芦子	119
哀江头	120
羌村三首	122
北征	125
春宿左省	131
洗兵马	132
赠卫八处士	136
新安吏	138
石壕吏	140
新婚别	141
垂老别	142
佳人	144
秦州杂诗二十首（选四）	145
梦李白二首	148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150

五 盘	153
剑 门	154
成 都 府	155
堂 成	157
蜀 相	157
江 村	158
恨 别	159
游 修 觉 寺	160
后 游	160
绝 句 漫 兴 九 首 (选二)	161
漫 成 二 首	162
春 夜 喜 雨	163
江 上 值 水 如 海 势 聊 短 述	164
水 槛 遣 心 二 首 (选一)	165
江 畔 独 步 寻 花 七 绝 句 (选四)	166
丈 人 山	168
寄 杜 位	168
茅 屋 为 秋 风 所 破 歌	169
百 忧 集 行	171
赠 花 卿	171
不 见	172
野 望	173
戏 为 六 绝 句	174
陈 拾 遗 故 宅	177
闻 官 军 收 河 南 河 北	179
上 兜 率 寺	180

西山三首	181
冬狩行	183
閬水歌	185
別房太尉墓	185
登樓	186
絕句二首	188
絕句四首（選一）	189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189
莫相疑行	192
禹廟	193
旅夜書懷	194
懷錦水居止二首（選一）	195
三絕句	196
白帝城最高樓	197
武侯廟	198
八陣圖	199
負薪行	199
夔州歌十絕句（選三）	201
古柏行	203
秋興八首	205
咏懷古迹五首	213
孤雁	218
白小	219
閣夜	220
又呈吳郎	221
登高	222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223
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	225
岁晏行	226
登岳阳楼	228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229
发潭州	232
次空灵岸	232
宿花石戍	233
江汉	235
蚕谷行	235
朱凤行	236
江南逢李龟年	237
过洞庭湖	237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238

导言

第一章 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历代被称为诗圣的伟大诗人杜甫

中国人称最崇拜的人为圣人。圣是道德修养极高的意思。孔子是从古至今公认的圣人。他的弟子子贡回答大宰（大夫官名）的话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孟子说得更清楚，他拿伯夷、伊尹等人来相比，说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又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万章》）就是说孔子是最合时的圣人，最能关心当时，与现实结合得最为妥善的圣人。“集大成”就是“金声玉振”，是说其始如金声之隆，其终如玉振之无隆杀，见其终始有条理。

《说文》十二上：“圣，通也。”《书·洪范》：“于事无不通谓之圣。”精通一事的也可叫圣。医师中有医圣张机，书法家也有书圣。如东汉善写草书的张芝和唐朝长于写狂草的张旭被称为草圣。卫协、张墨、吴道子等人被称为画圣。乃至精于《汉书》的隋人刘臻，也被称为汉圣，等等。

只有杜甫才赢得了诗圣的崇高称号。在他以前，王昌龄曾被称为

“诗家夫子”（《唐才子传》卷二），也就是诗圣的意思。可是这个称号只流行一时，没有延续下去。杜甫被称为“诗史”，最早见于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甫）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宋祁也在《新唐书·杜甫传》中说：

唐诗人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但是前此元稹已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实际上以诗圣许杜甫了：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一作“雅”），下该沈宋，言夺（集作“古傍”）苏李，气吞（集作“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宋人杨万里说：“诗人之诗，唐云李、杜，宋言苏、黄，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黄、杜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有待而未始有待也。无待者，神于诗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欤？”（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引《文集》，《江西宗派诗序》）敖陶孙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同上卷二引《臞翁诗评》）清人王士禛也说：“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居易录》，《带经堂诗话》卷一引）这些都是以诗中之圣来称许杜甫的。

称杜甫为诗圣是有充足的理由的。称他为诗圣，是否同于称孔子为圣人？后者是无所不通，道德修养极高的意思，而诗圣只是精通诗道或者说在诗的领域里无所不通。当然也涉及杜甫在诗中所表现出来

的道德修养，这又近于称孔子为圣人了。这个称号既称赞了杜甫的诗，也称赞了杜甫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

诗史只是称赞他的“善陈时事”，这近于现代说的“现实主义”或“政治诗”。就其抓住了杜甫诗歌的主要部分主要精神来说，这样的称号可以成立。杨慎不同意诗史之说，他说：“鄙哉宋人之见也”（《升庵诗话》卷十一，据丁福保改编本）。其实是唐人就有的，而且相当普遍，孟棨才说是“号为诗史”，宋人宋祁、李格非等人都赞同。杨慎又说：“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这是拘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不如李格非许为“诚实”为妥（见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二引）。

诗圣的着眼点是集大成，金声而玉振。用元稹的话来说，就是上自《诗经》、《楚辞》，下至中宗时期的律诗作家沈佺期、宋之问，杜甫都加以继承和借鉴。其间有汉朝五言诗作家苏武、李陵（后人依托所作），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植、刘桢，六朝文学的不同流派：颜延之、谢灵运的高洁和徐陵、庾信的清丽，杜甫都能加以继承，“尽得古今之体制，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这就比“金声而玉振”一语为具体而深刻。所以元稹的评语为历代文学家所共同接受（也有因其中的疵病而提出异议的），而许为了解中国诗史和诗人杜甫的最正确的评述，这是非常有权威的一段话。

所以，就能够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内容说，不妨称杜甫为“诗史”，现实主义诗人或“政治诗人”，而在理论上全面评定杜甫，则“诗圣”更为历代文学家和读者所接受。杜甫之所以伟大，因为他写了大量的善陈时事的史诗或反映社会现实的“政治诗”，而同时，他也写过脍炙人口的不属于陈时事的写景、写人、写物的诗，还有一些情真意挚的酬赠诗，这些也不能加以排斥。有人说诗史或政治诗的评语不够全面，也有一定的理由。

如果不仅仅从杜甫诗歌来谈，而是从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去考察，那就不能不承认元稹的评论是全面而深刻的，是最为精辟的。

人们不同意元稹的评论，主要因为有下面的一段话：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是对杜甫的高度赞扬，也赞扬了李白的描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说是“壮浪纵恣，摆去拘束”，“差肩于子美”，但是又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五代后晋刘昫认为这是论李杜之优劣，并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旧唐书·杜甫传》）。然而后来很多人认为这是扬杜抑李论的代表。其实，前面已经说过“上薄风骚（一作‘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不免多所评驳，这是文学上常用的借彼形此之法，人们对前面借形的话没有表示不同意，却对这一段借李以形杜的话表示异议或强烈反对。宋人黄介说“论文正不当如此”，黄庭坚“以为知言”，他们称此文为《李杜优劣论》（《豫章文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亦作“山谷云”。《后山诗话》漏去“山谷云”，《丛话前集》卷六“疑后人误编入”，甚是。元稹的话所以遭到如此反对，大概有两个原因：一、自《诗经》至沈宋的诗人，都不像李白那样杰出，因而不能把李白与沈宋以前那些诗人相提并论。

二、李杜是并称的唐代伟大诗人，不能加以轩轾，韩愈曾经这样颂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有人说“群儿”也包括元稹在

内，其说最早见于宋人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南朝

说元稹作《李杜优劣论》是“先杜而后李”，韩愈的诗是“为微之（元稹字）而发”，这当然不可靠，诗中明明说的是“李杜文章在”，恐怕是人们连杜甫也一起毁谤。元稹最多不过在评语上有所侧重，略有偏倚，怎么能说是“故谤伤”，或扬杜抑李呢？扬杜诚有之，抑李则未必。至于那后面一段话，用杜甫所擅长的排比声韵的长律和“善陈时事”的古诗、歌行说，李白所作的确较差，说是“李尚不能历其藩翰”云云，可以说是正确的，这一段论李杜优劣是很精当的，偏倚的地方在于前面说李白壮浪纵恣等等“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语句较简，没有对李白诗大加肯定（这一点，后来欧阳修加以补正了，第三节将要谈到），但文章是论杜，而且是论杜的集大成，金声而玉振，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作者在墓系铭那样的文章里面面俱到，毫发无憾。

诚然，“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一语不免有所夸张，但那是在“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之后，意在说明杜甫的集大成，有似孔子而已。前此李阳冰为李白集作序，说李白是“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草堂集序》），与这相似。有人举出屈原、曹植来，但杜甫、李白在学习和发展屈宋曹刘上也很出色，说他们是超越于屈原和曹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节 杜甫诗歌对唐以前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是悠久而又优良的，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算起，到唐朝已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漫长岁月，历代的诗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诗经》现存三百零五篇，《楚辞》（汉人王逸编）六十五篇。明人冯惟讷编《诗纪》，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清末丁

福保编《全汉三国南北朝诗》，近人逯钦立在他们所编的基础上，加以扩编补充，成一百三十五卷，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初唐到杜甫的时代以前，《全唐诗》也编了近二百卷。这些大约两万首诗赋就是杜甫所继承的主要文学遗产。当然还有未经著录的民歌民谣（上列诸书略有所采，另有杜文澜的《古谣谚》较全），篇什实在丰富得很。那些已著录的名家，也还有不少的佚作，如宋玉除《楚辞》、《文选》所收外，还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等篇（见《古文苑》卷一）。敦煌抄卷中的遗篇更多。

就体制说，也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诗经》是四言为主，《楚辞》是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多种句式并呈，汉赋是楚辞的继承和变革，汉魏诗是五言古诗和五七言乐府，六朝诗是五七言而时杂律句，初唐是梁陈遗风，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陈子昂的改革则使唐诗出现古近体同时健康发展而以近体为时代特征的崭新局面。沈、宋又进一步使律诗的形式更加完善。要是没有《诗经》的奠基在前，没有历代诗人的大力继承发展，唐诗的黄金时代就不可能到来，唐诗的繁荣景象就不可能出现，而杜甫的诗歌，也就没有那么深厚的基础。

《诗经》大多是士大夫的言志之作，《楚辞》也相似。《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从《孟子·万章》的话来的：“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先秦和西汉论诗的名著。这一说法向来为学者所采用。